

特大灾难中 明白大法真相的世人平安度过

【明慧网】二零一四年新年，我到辽宁抚顺清原县南口前镇给亲友拜年，听到很多去年在特大洪水中神奇得救事例。简述几例，愿更多世人得到法轮大法的护佑，平安吉祥！

据亲身经历“8·16”特大洪水的村民说：大洪水来时水头超过二楼，看上去非常恐怖：象张着大嘴、带着可怕的声音，水头过去的瞬间：多处房屋倒塌、那么多人失去了生命，场景惨不忍睹……一样的环境，不同的结果，也有许许多多的家庭无一损失，神奇得救，追其原因：都是听信法轮大法真相、做了“三退”。

◎法轮功学员郑洪英遭冤狱，被中共关在监狱里，在营救郑洪英的呼吁书上，全村人（两户没签）签了名，在大洪水中村民全部脱险，房屋无一间倒塌，村民的大善之举得到了福报。郑洪英家的粮食收成高于往年。

◎南口前镇张家堡村的一位法轮功学员和弟弟居住在同一栋房子，



房子处于河边地段，灾难中哥哥（法轮功学员）居住的一间半安然无恙。不支持哥哥炼法轮功的弟弟，他的两间半房子被洪水冲走了。给弟弟看房基地的人说：你家有人炼法轮功？这一间半是给炼法轮功的人留下来的。

◎有一对年轻的夫妻，少妇看到邻居老人炼法轮功，身体好还年轻，就跟老人借了大法书，有时间她就炼功、看书，只学了一个月，大洪水就发生了，家里灌满了水，听到有个声音告诉她：快上窗台，瞬间她站到了窗台上保住了性命。她丈夫被洪水冲

走了，她想：我求大法师父让我丈夫活着走回来吧。

她丈夫在洪水中漂了五里多，越陷越深的淤泥都到大腿根了，他根本没有力气再往上移动了，这时他感觉一只大手把他拖起来了，身后还冲过来一根木头，他本能地骑上去，听到一个声音告诉他：向东游。结果漂到离住户近的地方，穿上这家人给的衣服上岸走回了家。

◎大洪水来时，南口前镇有五个人都上到了房顶，眼见房子要倒塌，这时老人突然想起法轮功学员讲的在危难时诚心敬念“法轮大法好”、“真、善、忍好”能逢凶化吉。于是，老太太和两个孩子、一个妇女都念九字救命真言，一个妇女不相信，还说：老天啊，还要下多少雨呀……不一会儿，房子倒塌了，只有那个怨天怨地的妇女被大洪水冲走了，四个念“法轮大法好”的都被救上岸了。◇

参与迫害法轮功 甘肃公安厅副厅长姚远等人遭恶报

【明慧网】在过去的十五年中，全国有大量公安、政法、六一零人员因参与迫害法轮功遭恶报失去生命，有的还祸及家人、有的被中共判刑，下场极惨。因为善恶必报的天理，记载着人的一言一行，福祸自招。恶报真到来时后悔晚矣。

善良的人不想看到这些恶报的发生，才讲真相、送真相、送九评……是想让世人了解真相，都有一个好的未来。奉劝甘肃司法系统人员：停止迫害，为自己和家人的生命负责，给自己留下得救的机会。

▲甘肃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姚远遭恶报

姚远，男，辽宁省鞍山市人。一九九九年，任甘肃嘉峪关市公安局局长，二零零一年三月，任甘肃

省公安厅副厅长，二零零三年六月，任甘肃省公安厅副厅长兼任兰州市公安局局长。二零零八年五月，任甘肃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。

在其任嘉峪关市公安局局长和兰州市公安局局长时，嘉峪关市、兰州市公安都是迫害法轮功的主力，甘肃省所有迫害法轮功的罪恶，姚远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

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十五日，姚远五十九岁，遭恶报，因肝癌死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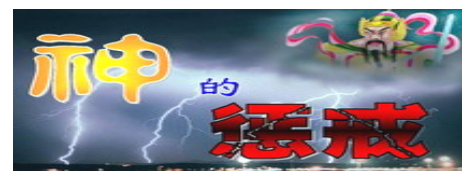
▲甘肃酒泉政法委书记、酒泉市六一零头目张克勤遭恶报

张克勤，男，汉族，一九四八年十月出生，甘肃金塔县人，一九九九年一月～二零零六年十二月，任甘肃酒泉政法委书记、酒泉市六一零头目，二零零八年十二月退休。

在其任甘肃酒泉政法委书记、酒泉市六一零头目期间，极力推动对法轮功的迫害，甚至亲临一线督导、指挥，最严重时，命令属下只要过了夜里十二点，法轮功学员家中还灯亮着，就派人冲上去搜查。

酒泉监狱迫害法轮功高峰期，张克勤亲自到酒泉监狱指导狱警加大迫害力度，搞类似文革时的批判会，发动酒泉监狱全体人员参与迫害。

二零一三年二月底，张克勤颈椎做手术（之前做过心脏搭桥），死在了手术台上。◇



兰州龚家湾洗脑班的罪恶（二）

* 张福禄被迫害长达七年

兰州市西固区三毛厂法轮功学员张福禄二零零二年被西固区“六一零”绑架到龚家湾洗脑班，迫害到二零零九年夏季才被放出，是洗脑班被非法关押时间最长的法轮功学员，长达七年之久。

* 曹丹桂遭酷刑折磨、不让睡觉

坚修大法，不写“三书”，恶人就气急败坏地对曹施行“高吊飞”酷刑八天八夜，用电棍打头部，三颗牙被打活动了，十八天酷刑折磨、不让睡觉，关进小牢。

洗脑班特建密室酷刑迫害

在洗脑班新建办公楼最后面的阴山脚下，一大仓库内，密设约二十多间禁闭室，每间约六平方米，房门为铁栅栏，恶徒经常将法轮功学员的双手拉到铁栅栏外，双臂反背吊铐。恶警、包夹二十四小时监视。

在禁闭室旁，还有一处地下室，是专门关押、酷刑折磨呼喊“法轮大法好”的法轮功学员，使外界听不到他们的喊声。

在禁闭室、地下室附近，还有一个秘密迫害点，即所谓的橡皮房，约一平方米，四壁贴上厚橡皮，不透一丝光线，恶警将法轮功学员弯着腰铐在里面，令人蹲不下去，站不起来，每天只给一杯水，一个馒头。恶警曾将一名法轮功学员关进去吊铐十八天之久，当被放下来时，人无法直立行走，神情恍惚，不知道自己被关了多久。后来洗脑班害怕橡皮房的罪恶败露，将它拆除了。

龚家湾洗脑班强迫其单位派人或由洗脑班雇人，二十四小时贴身监控法轮功学员，这些人被叫做“包夹”，每两名“包夹”监控一名法轮功学员。

极其残酷的迫害手段

甘肃省兰州市邪党政法委、“六一零”经常给洗脑班下达所谓“转化”指标，将洗脑班人员的经济效益与“转化”指标挂钩，用名利驱

使洗脑班人员为了眼前的个人利益，完全丧失了人性，用卑劣、残暴的手段疯狂折磨法轮功学员，部分残酷迫害手段有：

关禁闭、关地下室、关橡皮房、吊拷：双臂反背吊铐在铁门栅栏上，面朝里，背靠铁门。法轮功学员刘植芳，长期吊、背铐，二零零五年七月被折磨致死；牛万江被吊铐八十一天；孙建峰吊铐七十二天。……法轮功学员罗清疏关在禁闭室中双手吊铐连续十二昼夜，休克三次，第四次大出血躺在血泊中。

野蛮灌食：恶人在将要强行灌下的食物中混合上不明药物，法轮功学员被灌下这种药物后，往往会出现明显药物反应：头晕、目眩、口干舌燥、呕吐恶心、浑身发凉、发软、精神恍惚。

长时间罚站：双手铐在电线杆或栏杆上，冬季在露天里受冻，夏天在烈日下曝晒。韩仲翠被长时间昼夜站立，双臂反背铐。

半蹲：此姿势是将受害者双手反剪背铐在铁门栅栏或床边，人既站不起来，又蹲不下去，十分痛苦，最长可达二、三个月。

敲诈勒索钱财：龚家湾洗脑班从经济迫害法轮功学员，实行连坐制，有的单位强行从法轮功学员工资扣除，法轮功学员及家属每月就要承担三千元以上，有的甚至每月五、六千元经济负担。

拳打脚踢、辱骂：恶警指使包夹随意对法轮功学员拳打脚踢，辱骂、借酒发疯殴打法轮功学员。

送劳教所、监狱继续迫害：在残酷手段不“转化”的法轮功学员被送到劳教所、监狱被迫害。

◎ 洗脑班部分恶人恶行

▲ 韵玉成，六十多岁。担任洗脑班校长的二零零二年至二零一零年期间，先后迫害法轮功学员达四百多人，他幕后操控迫害、经常亲自监督迫害。韵玉成对法轮功学员刘植芳、钱世光、郑凤茹、曹丹桂、张明海、

赵颖哲等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，直接责任人就是韵玉成。

▲ 祁瑞军，五十多岁。兰州龚家湾洗脑班邪党书记，他指使恶人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。当恶徒打大法学员时，祁瑞军在一旁说“打，往死里打”。二零零四年十二月，祁瑞军一伙指使医生在一个苹果上注射上有毒药物，让包夹拿给韩仲翠吃，导致韩仲翠恶心，吐出一大滩红色粘状物。祁瑞军对法轮功学员刘植芳、钱世光、郑凤茹、曹丹桂、张明海、赵颖哲等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，是在他指使下实施迫害的。

祁瑞军对被绑架到洗脑班的法轮功学员家属、单位甚至乡镇县进行疯狂勒索钱财，或捞邪党奖赏的五千至一万元的“转化费”；或将法轮功学员“贩卖”给劳教所。

▲ 穆俊，女，五十多岁，原兰州某律师事务所会计，后到龚家湾洗脑班，与韵玉成、祁瑞军成为极力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主要头目。

▲ 剡永生，男，龚家湾洗脑班迫害法轮功的责任人之一。二零零九年担任所谓“校长”此人表面伪善，曾被市“六一零”派到外省专门串通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邪恶经验，而且还将这些邪恶经验教唆给省内各地、县区的洗脑班。他每天早晚都要到法轮功学员房间巡视，用所谓的谈心迷惑、松懈法轮功学员的意志，时常以谎言、欺骗、恐吓、威逼等手段，软硬兼施，伺机加重迫害法轮功学员。◇



洗脑班部分酷刑演示，上左起：罚站、毒打、吊拷。下左起：电击、吊拷、灌食。